

第十四章

君家兩俊傑，異道卻相謀；以爾津梁法，為人幃幄籌。心惟存選佛，骨不羨封侯。軍旅喧闐處，長林未改幽。——盧若騰〈贈達宗上人〉¹



盧若騰金門賢厝故居，現列為三級古蹟。
取自金門縣政府網頁。

萬大明做夢也想不到，發話的竟是他的五哥萬仁！

萬仁，字雲龍，是萬門大哥萬禮（張要）的堂弟，後出家為僧，號達宗。他自幼流落江湖，交遊廣闊，知名遠在其他兄弟之上。

隨著一聲「九弟，我是五哥！」萬大明忙不迭的迎上去。下弦月的微光被甘蔗遮住，但從來人的舉止聲口，發話的不是萬門老五是誰！從聲口上他聽出來，另三位一位是郭懷一，一位是病尉遲，還有一位不知是誰。

「五哥！」萬大明的語調有些顫抖，他真是難以相信，自己最最敬愛的五哥萬雲龍，竟然出現在赤崁郊野的甘蔗田中。在眾家兄弟中，他和四哥最親，但五哥對他有再造之恩，是他最尊敬的一位兄長。

萬大明和萬雲龍見過禮，萬大明急著問明原因，郭懷一叫大家到蔗寮裡詳談。那間蔗寮不過數尺見方，五條大漢塞進去已無旋踵之地。大家席地坐下，萬大明拉著萬雲龍坐在他身邊。郭懷一語氣凝重地對萬大明說：

「你五哥急著到台灣找你。他是昨天早晨到的。昨晚我們看到的夜行人，就是你五哥和沈太僕（沈光文官至太僕寺卿）的護衛沈守義兄。」說著，指指那位從未出聲的人說：「這位就是沈護衛！」

萬大明萬萬沒想到，昨晚看到的夜行人竟是他五哥！至於沈守義，萬大明早

¹ 盧若騰，福建同安金門人（清代金門屬同安縣），崇禎庚辰進士，授甯紹台道僉事。明亡後，參與南京弘光政權、福建隆武政權，後依鄭成功，康熙三年至澎湖，六年卒，康熙間其子將之遷葬回籍。「君家兩俊傑」，指萬禮與萬雲龍，雲龍即達宗上人。從詩意看，應作於南京之役萬禮戰死之前。萬雲龍（萬五）為萬禮（張要）堂弟，出家後法號達宗。萬雲龍頗為神秘，我們不悉其名，從盧若騰〈贈達宗上人〉詩來看，似乎參贊萬禮軍務時已經出家。洪門（前身為天地會）誓詞：「拜天為父，拜地為母，日為兄，月為姊妹，復拜五祖及始祖萬雲龍為洪家之全神靈。」因知他是創立天地會的關鍵人物。

已耳聞其人，他外號「鐵燕子」，擅打燕子鏢，據說是沈光文的遠房族弟，盤據舟山一帶，亦商亦盜。沈光文抗清，他率眾投靠，成為沈光文的護衛。郭懷一說沈光文即將浮海來台，莫不是已來到台灣了？夜色太深，看不清沈守義的面貌，但從體型來看，此人年紀似乎不大。

沈守義站起來向大家一揖，隨即坐下，沒說一句話，萬大明正運目凝視著這位聞名江湖的海盜，只聽郭懷一說：「接下去的，就請五爺自己說吧！」

萬雲龍並沒馬上接話，過了半晌，才長嘆一聲，低聲對萬大明說：「九弟，你四哥變節了！」

這話要是出自他人之口，萬大明是不會相信的，但由他五哥親口說出，雖然震驚五內，卻不能不黯然接受。他十六歲那年刺殺惡霸，遭護院活捉，正要被剛心祭祀時，萬雲龍適時救了他，引薦他到少林寺學藝。他常說，五哥就是他的再生父母。如今萬雲龍握著他的手，說出萬四變節的話，他不能不信！

蔗寮中伸手不見五指，看不清萬大明悸動的表情，經過一段沉默，萬大明顫聲對萬雲龍說：「四哥在赤崁的一艘船上。」

「郭兄和周兄告訴我了。我知道他到台灣一定會對你不利，才急著來通知你。」

萬大明默然不語，沒想到病尉遲的推測應驗了。當郭宅出現夜行人時，病尉遲就說，萬門可能出了叛徒，當時他完全不能接受。他來台灣挖掘林道乾藏金的事，只有幾位兄長知道，要說那些兄長走露了消息，他是說什麼都不會相信的。

然而，萬雲龍的幾句話把所有的疑點都解開了。前後一關連，他想起晨間的事，不禁打了一個寒顫。這時一直沒出聲的病尉遲說：

「大明，你現在該知道，在船上時我為什麼誑你了。」

這時的萬大明像打翻了五味瓶，酸甜苦辣鹹同時湧上心頭，他和病尉遲、郭懷一相識不久，卻已成為性命之交，而和自己結義多年、比親兄弟還親的四哥，竟然賣身求榮，欲置自己於死地！自己久走江湖，閱歷不能算淺，這回要不是病尉遲看出蹊蹺，後果不堪設想，想到這裡，不禁為之赧然。

萬大明沉吟片刻，終於說出他心中的疑竇：「五哥，你怎麼知道四哥要到台灣抓我？」

「說來慚愧，」萬雲龍對著沈守義說：「要不是沈太僕沈大人通報，我們哪會知道！九弟，快給沈護衛叩謝吧！」

萬大明剛要站起來，肩膀被沈守義按住，耳際傳來沈守義帶有濃重寧波口音的官話：「聽你五哥說，你今年二十八，我三十五，我就托個大，你就叫我沈大哥好了。」

萬大明用官話叫聲沈大哥，剛要起身見禮，沈守義又說：「沈大人在金門知道了萬四已投靠韃子，要到台灣抓你，就急著要告訴你們萬門的人，這時五爺剛好要到鼓浪嶼晉見左先鋒施琅，我設法和五爺聯絡上。沈大人要到台灣投奔他哥哥，五爺就和我們一起來了。」

萬大明暗忖：沈光文是怎麼得到消息的？他和自己素不相識，怎會急著通知

萬門？種種疑問正在心中盤旋著，只聽萬雲龍說：

「沈太僕已到台灣了，還沒上岸，正在辦手續，我是以沈大人隨從的身份跟著來的。要是國家承平，我倒心甘情願做沈大人的隨從……」

「唉！」是沈守義的聲音：「可是我們大人現在已是普通百姓了……」

沈守義蒼涼的語調，使得草寮中的氣氛更加低沉。黑暗中又傳來沈守義的聲音：

「韃子進關，沈大人先追隨魯王，再追隨當今聖上，奔走了五、六年，可是小人當道，內鬨不斷，我們大人已經心灰意冷，決定到台灣投靠他哥哥，不再過問國家的事。我也要回舟山幹老本行，多弄幾艘船、多拉些人，為光復大業盡點力。」

沈守義的話讓大家低迴不已，他說要回去幹老本行，當時沿海一帶，不少義軍打著反清復明的口號，到處徵餉、徵糧，其實和強盜沒什麼差別。經過一段相當長的靜默，蔗寮中只聞嘈雜的蛙鼓蟲鳴，不聞人語，最後還是沈守義打破這低沉的氣氛：

「我們沈大人在東南一帶有些佈置，都交給國姓爺了。五爺問過我，我們大人是怎麼知道萬四投敵、要害大明的，大人沒說，我不便問。沈大人說，國姓是個人物，應該可以撐起一片局面，不過要不內鬥才行。」

萬大明等三人聽得出，沈光文對國姓爺似乎也沒信心。蔗寮中伸手不見五指，但人人都感覺得出，一種絕望的氣氛在大家心中漫延著。沈守義繼續說：

「沈大人得到的消息是：韃子懷疑大明握有藏金的線索，要是不能阻止大明挖掘林道乾的藏金，就會把大明來台灣的目的透露給荷蘭人。我和五爺商量過，大明最好和我們一起回去，至於挖掘藏金的事，我們在上海討生活，來去方便，只要把線索告訴我，這事就交給我來辦吧！」

萬大明為之一怔，心想：挖金子的事，當然就近委託郭懷一，怎會委託遠在舟山的沈守義？他沒回應，沈守義又說：「你先跟我們回去，挖金子的事，上船後慢慢再談。」

「看來只能這樣，」是萬雲龍的聲音：「九弟，沈大人上了岸，沈護衛就要搭乘原船回去，你就和我們一起回去吧！」

萬大明沉吟不語，千百個念頭在心中縈繞：這三個多月來，郭懷一不顧身家性命，病尉遲捨命相護，這麼重的情義豈能一走了之！再說，他答應過安娜，要和她終身廝守，他能這樣就回內地嗎？不能，不能！他心裡有了決定——那是萬牛莫挽的決定：

「五哥，我現在不能回去。挖掘藏金的事，可以委託郭大哥和周大哥，但有兩件事，我必須自己去做。第一件，我要去見見四哥，問他為什麼投靠韃子；第二件是我的私事，我結識了一位荷蘭女子，我得對他有個交代。」

「我知道你會這麼做，」萬雲龍的聲音：「不過見了老四，你殺得了他嗎？不要說有草上飛林步雲等高手，就是沒有，你殺得下手嗎？依愚兄的看法，明天最好不要赴約，我來台灣的事也不要讓他知道，只要你回到內地，韃子就會得到

消息，老四自然就會離開台灣。至於那荷蘭姑娘，我看你就忘了她吧！」

萬大明輕嘆一聲：「對四哥，我的確殺不下手，不過要他親口給我一個說法，只要我有防備，他們是傷不了我的。對那荷蘭姑娘，我不能有負於她。這兩件事，五哥，您就不必勸了。」

經過短暫的沉默，黑暗中傳出萬雲龍的聲音：「郭兄和周兄的看法呢？」

「就依大明的意思吧！」郭懷一的聲音。

「有我們幫他壓陣，萬四是傷不了他的。」病尉遲的聲音。

「九弟啊！」萬雲龍略帶激動的說：「你結識了郭兄、周兄這等肝膽相照的朋友，不枉了這趟台灣之行，爲兄不便多說什麼，我們就好好商量一下明天的事吧！」

□ □

第二天（七月二十四日，陽曆八月三十一日）將近午時，萬大明乘著陳石頭的漁船，划近萬智那艘新髹紅漆的海船。水手們見萬大明背插寶劍，正在遲疑要不要放下繩梯，萬智已笑容可掬的出現在船舷上，正色地對水手下令：

「九爺來了，怎麼還不放下繩梯？」

繩梯從船舷上放下來，萬大明俐落的登上大船，萬智熱情的過來拉著他的手：「昨天見到那荷蘭姑娘了嗎？」萬大明沒作聲，臉上也沒什麼表情，但萬智笑容依舊，邊說邊笑地拉著萬大明往船尾客堂的方向走去。

「什麼時候帶那荷蘭姑娘給你四哥看看呀？」

萬大明仍未作聲。萬智像是完全沒有查覺萬大明已對他懷有戒心似的，當他就要拉著九弟踏上狹窄的樓梯時，萬大明站在樓梯口不動了。

萬智回過頭來，臉上的歡愉一點兒也沒改變，只是眼神略帶質疑，像是在問：「九弟，你怎麼了？」萬大明不禁有些心虛：「是沈光文和五哥的情報錯了嗎？」繼而另一個念頭在心中升起：「是五哥親口說的，不會錯的！」他定了定神，決定提前打破悶葫蘆，退後一大步，瞪著萬智問道：「四哥，聽說你投了韃子，要來抓我！」

萬智先是愣了一下，但並沒避開萬大明凌厲的眼神，仍笑容可掬的望著對方，繼而笑出聲來，柔聲的問：「你是聽誰說的？」

萬大明感到疑惑，但隨即堅定的問道：「四哥，告訴我，你是不是投靠了韃子，一句話，是，還是不是？」

萬智笑容依舊，只輕描淡寫的說：「九弟啊！周公恐懼流言日、王莽禮賢下士時，忠奸豈是那麼容易分辨？我們兄弟多日不見，就上樓好好談談吧。」

「我上了樓，豈不是自投羅網！」萬大明的語氣開始不客氣了。

「九弟啊，有些事比你想像的複雜，不要自以爲是。」萬智的由字臉上仍舊堆著笑容。

「四哥，我要你給我一個說法，你是不是投靠了韃子，要來抓我？」

萬智仰天大笑，隨著詭異而悽厲的笑聲，他以跡近哭調說：「九弟，相信我，

你四哥不是來抓你的。」

萬大明仔細聽著，沒作聲。萬智繼續說：「大哥要率領大家投靠國姓爺，我們這些有家眷的，另謀出路的不只你四哥一人，你懂了嗎？要是大哥不聽信施琅的遊說，大夥留在詔安，或一起前往暹羅，相信沒人會出走吧。」

萬大明不寒而慄。他要萬智給他一個說法，萬智等於回答了。更讓他驚訝的是：萬門投敵的還不只萬智一人！答案已經揭曉，一種不可名狀的複雜情緒湧上心頭，他既不能拔出長劍誅殺叛徒，又不願面對這殘酷的現實，經過短暫的靜默，他嘆口氣道「四哥，我能走了嗎？」

「九弟，還不能走。」萬智又恢復了他慣常的笑容。

萬大明手撫長劍：「就叫林步雲、江天佐出來吧！我倒要看看你怎麼把我留住！」

萬智連連搖頭：「這船上只有水手，哪有什麼林步雲、江天佐？九弟啊，我說過，我不是來抓你的。」

病尉遲等推斷，萬智的船上一定有許多高手。按照計劃，只要萬大明一動手，藏身附近漁船上的郭懷一、病尉遲就會現身，鐵燕子和萬雲龍的一艘船已橫在台江口上，阻止萬智的船駛離赤崁。沈守義出身海盜，這次台灣之行，共來了兩艘船，水手大多是他昔日的部眾，其中不乏黑道高手。

萬智的話，讓萬大明如墜五里霧中，船上要是沒有林步雲、江天佐等高手，哪能抓得住他？萬智武藝平平，根本不是他的對手。那些水手一看就知道沒什麼武功。那麼萬智是來幹什麼的？看來謎中還謎，萬大明一時不急於離開了。

「四哥，你不是來抓我的，那是來幹什麼的？」

「九弟，要是信得過四哥，咱們上樓談吧。」沒待萬大明回應，萬智已率先上樓，萬大明略事遲疑，也跟著上去。到了船樓頂層的那間小客堂，案桌上已備好清茗，萬智倒了一碗，遞給萬大明，若無其事的說：

「九弟，這茶裡羈有天竺攝魂散。」

萬大明大吃一驚，他早就聽過天竺攝魂散的傳聞，據說喝去後，別人問你什麼，都會有問必答，不會有半句假話。他的視線經過那盞青花瓷茶碗落在萬智的臉上，完全看不出對方有什麼敵意，他不免迷惑：萬智怎會把羈有天竺攝魂散的事告訴他？

萬智哪會看不出萬大明的心思，他自我解嘲地笑著說：「天竺攝魂散的藥效來得快、去得快，事後船過水無痕。要不是有人多管閒事，四哥就不需說出實情了。」

萬大明立刻會過意來：萬智原計劃暗地讓他喝下天竺攝魂散，神不知鬼不覺的套問他一些話。「他想套問什麼？」萬大明的神情已較前緩和，他沒回應，靜待謎底揭開。

萬智背靠羅漢椅，像說故事似的繼續說下去：「浙閩總督陳錦陳大人知道你到台灣挖掘林道乾藏金，預備交給國姓爺當軍費，有人主張狙殺你，有人主張抓住你逼供出藏金密圖，四哥相信你沒有密圖，就提出用天竺攝魂散套問的辦法。

上次草上飛無功而返，陳大人預備行文北京，調集大內高手，我擔心你的安危，說服大人先讓我試試。九弟啊，四哥都說了，你還有什麼想知道的？」

謎底揭開，萬大明的心情起伏不已。這時客堂中只有他和萬智，他舉手之間，就可將投敵的萬智制住。他嘆口氣，厲聲問道：「我到台灣挖金子，是你洩露給韃子的嗎？」

「九弟，你四哥不做這種事。」

「那麼，到底是誰？」

「告訴了你，只會讓你多一份失望，四哥就不說吧！」

萬大明爲之無言，心緒起伏間，他已決定怎麼做了。「四哥，我信得過你。」他拿起青花瓷茶碗，認真的問：「喝下天竺攝魂散，神智還清醒嗎？」

「不清醒。」

「四哥，你真的相信我沒有私藏密圖？」

「完全相信。」

「如果我喝下天竺攝魂散，問明沒有私藏密圖，你回去怎麼向韃子證明？」

「我早就想到這一點，總督衙門的邢名師爺王師爺就在船上。」

「把他叫來！」萬大明突然提高了聲音，像對萬智發號施令：「有些話必須當著師爺的面說。」

萬智深知他九弟爲人光明磊落，但他沒想到萬大明會自願喝下天竺攝魂散，他爲人詼諧，足智多謀，喜怒哀樂一向不形於色，這時也不免爲之激動不已。根據原有的計劃，要等萬大明喝下天竺攝魂散，再把王師爺叫來做見證，但事已至此，只好提前請出王師爺。萬智剛要下樓，萬大明把他叫住：

「四哥，我還想知道，你爲什麼要投靠韃子？」

萬智回過頭來：「九弟，你四哥爲了讓你四嫂過安穩日子，就只好走這條路了……」

「哦！」萬大明爲之愕然：「四嫂知道你來台灣的目的嗎？」

萬四點點頭：「你四嫂當然知道，不然怎會讓我捎來爲你做的新鞋。」

萬大明望著四哥，心中不期然地閃出四嫂，隨即又閃出安娜。四哥爲了讓四嫂過安穩日子因私害公，如果換成自己呢？他理理思緒，覺得自己不會像四哥般英雄氣短。紛至沓來的意念正盤旋著，萬智已下了樓，客堂中只剩下他一人，他起身摸摸窗櫺，都是用不怎麼粗的尋常木料做的，一掌就可劈碎，這間客堂顯然不是囚人用的。

過不一會兒，萬智帶來一位頭戴瓜皮小帽、拖著辮子的中年書生。沒待萬智和王師爺坐定，萬大明舉起青花瓷茶碗，高聲對兩人說：

「你們聽著：我們的人就埋伏在附近的漁船上，如果半個時辰不見我回去，就會殺上船來。我們還有一艘船擋在台江口上，防備你們強押我回去。」

萬大明說罷，舉起青花瓷茶碗，毫不猶豫地將羈有天竺攝魂散的茶水一飲而盡。